

美國耶魯大學佛那特斯基著
歷史特約研究員

俄羅斯現代史

周家元

陶樾譯
黎明書局版

吳序

外交評論社前已刊行第一種叢書——徐景薇所著非戰公約與世界和平，茲又將陶樾所譯俄羅斯現代史列爲叢書之二。陶君一面爲外交評論工作，一面又利用工作所餘的時間，譯成這樣的一本著作，獻給社會，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殊值得我們的欽佩。就原著之內容言，固可謂「條理明晰」「敘述精確」；就譯者的文筆言，却也可算得「信達兼顧」「流利可誦」。陶君譯完以後，要我作一篇短序，代爲介紹，當然是我非常願意的事。

記得在十年以前，我同一位朋友談到中國青年的思想問題，他說國內思想界之紛亂原因

固不止一端，但一般青年大都偏重主觀的想像，而忽視客觀的研究，要為原因之一，所以他以為要補救這種缺點，祇有提倡歷史的研究。我當時並不以為他的見解一定是對的，可是到現在迴想起來，恍然明白那位朋友所說的話，確不是「無的放矢」。誠以歷史的最大功用，不過把過去的各種事實，加以系統的記載與說明，使我們得根據歷史的智識，瞭然於一切社會現象的變遷，自有其淵源所在，決不是憑空發生的。譬如甲國制度之形成，或是乙國革命的爆發，都是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原因，要不能以一個「原則」或是若干「定律」來解釋牠。所以歷史所供給我們的智識是實際的，不是幻想的；是有根據的，不是憑空捏造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在未曾得到某種事實之正確的智識以前，總不要妄加排斥或輕易相信，宛如新聞記者撰述評論一樣，在他對於某種事件，尚未得到相當的認識之先，最好不要貿然動筆，加以批評。這種態度不僅為治學的人所當有，就是要做個有智識的國民，也應該了解歷史的智識的重要。

可是我們一觀國內的情形如何？那些絕無半點歷史智識而侈談高深問題者，比比皆是，尤其可笑者，祇聽見人家開口革命，閉口主義，說得天花亂墜，娓娓動人；要是問他各國的

革命經過如何，所謂主義的來歷如何，其對於制度的影響又如何？則往往瞠目不知所答。然而這種好作幻想的智識分子，固儼然爲青年之導師，民衆之喉舌，隨時隨地，都能爲驚人的言論，惹起社會的注目，在此畸形狀態之下，思想界安得不混亂，智識界又安得不日見墮落呢？

歷史的智識之被人輕視，其影響所及，足使社會受害於無形，誠如上文所言。此外尤有一端，不能不申述者，便是國人對於蘇俄認識之不足。蘇俄與我國的關係，非常重大，她在現代國際間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這都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我真不明白爲什麼，蘇俄在我們國人目光之中，依然是個神秘莫測的「啞謎」：崇拜她的視爲唯一的理想國；嫉視她的則把她看做洪水猛獸一樣的可怕，實則「理想國」也罷，「洪水猛獸」也罷，要是單單憑着「一人的傳說，或是受着少數人的暗示，便於不知不覺之中，因一時的盲從，而成爲永久的偏見，這不但不是應該，且也未免不智了。須知蘇俄也是人類創造的和經營的國家，她既有她的特殊的制度，特殊的國情，則就一般通例而論，如欲明瞭其制度與國情，最不可缺少者，自然只有先從歷史方面着手，探究其過去的事實，才可明白她現在的情形。換言之，澈底了解蘇俄之

真相，固非由國內專家組織團體赴俄作長期之考察與調查不爲功，但就一般國民而言，要是關於蘇俄立國之普通史實，且猶茫然不知，則初步的認識，還沒有做倒，怎樣可以貿然的排斥蘇俄或是盲目的崇拜她贊美她呢？

雖然，歷史智識的灌輸，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關於蘇俄歷史的介紹，其爲困難尤甚。我們所以挑選佛那特斯基所著俄國史，而商請陶君譯述者，祇因爲此書比較的敘述公允，比較的記載賅要之故。從史學的眼光看來，原著誠然不能認爲俄史中之唯一佳著，但經陶君細心編譯之後，我相信牠多少能引起國內智識界之注意，倘能藉本書之出版，而使國內有志之士，都能從歷史方面着手認識蘇俄與了解中俄，使蘇俄兩國間之友誼，因雙方國民的了解，而日益增進，這是我們所竭誠盼望的事。

民國廿二年四月

吳頌皋

譯者序

近年來我很想譯些比較真確可靠的史料出來，貢獻給社會上的一般讀者，因為我個人鑒於現今國內的出版界上，關於研究學理和討論問題的譯作，實已多過於歷史的譯作，其所以形成這樣一種的畸形的發展者，原因不外乎由於作者之好高騖遠與讀者之喜歡新奇的理論，而厭惡過去的事實所致。殊不知「今日」的一切事物，無不由「昨日」演化而來。如欲明白「明日」的事物，便非讀歷史不為功。蓋歷史所供給我們者，是一種過去的實際材料，其功用不僅使我們「溫故而知新」，且可使我們明白祇有歷史的事實，纔可以滿足人們的智識慾；也祇

有歷史的事實，纔可以掃除人們有時沉於幻想的危險。無論是對於政治或是社會問題，若不以歷史來解釋或不以歷史作研究的基礎，則結果縱不自欺欺人，至少在思想方面便會錯誤百出，引入歧途。這是一看近年來我國學術界上的許多矛盾現象，就可相信的。

我對於俄羅斯，向來具有深切的研究興趣，最先吳頌皋先生把耶魯大學特約歷史研究員佛那特斯基所著的俄國史 (*A History of Russia*) 介紹給我，說這本書大有一讀的價值，當時我便費了幾天工夫，把它仔仔細細誦讀一過，讀完之後，我就覺得這本書十分合意，字句既然流暢明達，所敘事實又都負責可靠，佛氏純然用一種客觀的眼光，好像在顯微鏡的下面，細察俄羅斯的過去狀況，其長處是既不抹殺蘇維埃制度的優點，也不隱飾它的許多缺點。如說要找尋一部不偏不倚而較為完善的俄國史，我想佛氏此書，至少在現在汗牛充棟的出版界上，可算是令人滿意的巨著。所以我們覺得它非但有一讀的價值，也有譯成漢文，介紹給國人的必要。於是我便鼓起勇氣，利用編輯外交評論所空的餘暇，從事逐譯，惟以時間所限，爰將原書的戰後一部分史料，先為譯出，並改名俄羅斯現代史付梓問世。在此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氏敘述戰後數章史蹟，如何精采詳確，關於蘇維埃的新經濟政策、外交政策以及五年

計劃等事，著者的見解，尤有獨到之處，真使我們不能不欽佩其眼光之遠大與觀察的透澈。

國內真正了解蘇俄的人似還不多，有的人以爲蘇俄是個奧妙莫測的謎，其實呢？蘇俄既不如一般無智識之流所想像的那樣可怕；也不如一般帶了有色眼鏡者那樣宣傳把她當做人間的樂園。誰都知道蘇俄是一個所謂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爲主義的不同，其制度文物，當然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也隨着不同，考其所以不同的原故，乃由於彼此不同的特殊環境所衝積而成，決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欲明瞭此種特殊環境的起源、成因以及結果，則必有賴於歷史的探討。我料讀者如平心靜氣讀完佛氏此書後，對於蘇俄的真相，當有適當而深切的認識了。

醞釀一載的中俄復交，如今突然已成事實，這不可不說是我國外交上的一大進步，此舉實是我國自主外交前途的發軔，其值得世人稱頌，自不待言；不過復交以後，橫在我們目前沒有解決的事尚多，凡爲國人，非先經過一番周密的攷慮不可，否則恐蹈前次的覆轍，前途將不堪設想。我認爲現在我們第一步工作，須先認識整個俄羅斯的過去實況——尤其是最近的過去——，方能談到其它的一切問題，因此之故，歷史材料和歷史智識的灌輸，乃是刻不

容緩的事。拙譯如能稍稍有補於邦人君子的求智慾望，則是最所希望的了。

本書敘述至一九三〇年初爲止，以後的史實，如有機會的話，擬另編關於蘇俄現狀一類的書，以補前書之不及。

我譯述本書的動機，實受了吳頌皋先生的鼓勵與慫恿，譯完後並承吳先生校閱一過，并爲作序，允爲外交評論叢書之二，至所銘感。孫寒冰侯厚培兩先生允在黎明書局出版發行，也是很可感激的。

吳先生說拙譯可算得「信達兼顧」「流利可誦」，實是謬獎的話。此中誤譯的地方，諒來很多，還望讀者隨時指正才是。

民國廿二年四月十日陶樾自序於新都

羅氏原序

英文著的俄國史大綱之類，坊間很多，雖然我並不是一個這門的專家，但這些史書，已大半讀過，就中最好的要算是從俄文中繙出來的譯本，一半可說都是近代最好的純正卓越的著作，有幾部且很適宜供研究俄國史高深的學者之用；不過這許多書，却是俄國人專寫給自已同胞們閱讀的，所以不能完全滿足對俄羅斯或對俄國史有興趣的美國人之需要。還有的近代新出版的書，多少是帶點假面具的宣傳色彩，就中大都是歌頌布爾希維克黨在俄羅斯的試驗。自從美國對於俄羅斯及其歷史逐漸地而確切地發生興趣後，一般人很覺得需要這樣一

部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觀點所出發的，而須完善的合於近代的與毫無偏見的俄國進化史著述出來。

我會仔細地讀過佛那特斯基教授的著作，讀後，我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在近代，佛氏可說是研究俄國史最優良的學者之一，他知道材料的來源，也知道怎樣去適用材料，他所讀過的書很多，觀書末的參攷書目非常完備和合於近代的。佛氏現在任著名大學的特約研究員，得到多才多能的學者之幫助，終於他努力——據我所見：這種努力是完全成功的——著成了這部書，足以解答俄國史上的各種問題。至對於這些問題，美國讀者具有特殊興趣的。

佛氏書中材料非常豐富，但他並不覺得過多，也並不只是變成一個堆積的棧房，他很細心地把材料集合起來和連貫起來，而又加以一種解釋，常令人信服與引起興奮；不但此也，而且他還是第一次試將俄羅斯人民之一的進化，用一種不偏不倚的科學精神，在書中敘出，表明這種進化是與過去的俄國革命有連帶的關係的。在他的筆下，布爾希維克黨的活動，另有一種新的看法，這與俄國人民過去的忍苦茹辛有極漫長的連鎖關係。

此書的重要性質，將各種俄國史上的大問題，用新穎的和殷殷期望的方法敘出，他誠足

以與近代許多有才能的學者平分秋色的了。他的觀點所以如此者，因為他是一個歐亞混血種的人，雖然在政治上誰也知道他的信仰則頗有不同。至關於其它歷史的研究，倭爾加達報（*Vulgate*）在逐漸記述俄國的史料，許多有名的俄國史學家都在努力——這種努力是十分成功的——表明俄國的進化在大體上實與歐洲各國相同，所謂「歐化」俄國，是一種自然的過程，正與歐洲各國的逐漸進化毫無二致，不過從俄國閱歷的特性上看來，稍為落後與複雜一些而已。

固然，這種見解似乎太着重相同點而忽略了相異點，大多數有名的俄國學者不注意俄國史上尚未解決的事，這就是說：從地理和文化的觀點上看來，俄國正與中歐密切一樣，與大部分亞細亞洲亦相密接；就是從文化的發展上說：也有特殊的關係。我們不應該忘記從早年幾世紀的俄國史看來：俄國會構成大而有力的亞洲帝國，如意拉尼亞（*Iranian*）與蒙古帝國，迨與蒙古種人長久而密切同居以後及經過困難的奮鬥以後，俄羅斯始成為歐洲的國家之一，不過她依然還佔據着大部分的亞洲領土，蓋俄國一方面在吸收歐洲種族，它方面又在歐化亞洲種族，殆無疑義。但是有一個問題須問：亞洲種族對於俄羅斯的發展有怎大的供獻呢？

可惜我們所知道中亞細亞人民歷史發展的材料太少，我們依然有待於中國歷史的一個真正的檢討，而這種檢討又須根據有用的材料，作深刻的研究，如說因為所知道的材料太少，就廢棄和不注意它，則是大謬不然的。我極其尊重佛那特斯基先生的努力，他在寫此書時，估量到俄人民與亞洲的密切關係，這是一個良好成功的發軔，也許將來會促成許多重要的不朽的結果。

羅斯多甫齊夫 (M. I. Rostovtzeff) 一九二九年二月於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紐海文 (New Haven)

作者原序

這是我寫給英美讀者的第一卷書，書中不但敘述幾世紀來俄國之政治與軍事，也及於俄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發展中的重要潮流。

這本書並不是兩年前我在巴拉加 (Prague) 所出版俄文著的綱要的譯本，而完全是新寫的，對於近代的時事更其注意。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以後新的事件，非本書內所能預料。我對於政治上的時事與過去的史蹟，都嘗試採用完全不偏不倚的態度。

我的原書，除最後一章，用英文寫的外，都是用俄文寫成的，俄文本乃由倪鮑爾辛碩士

(George A. Nebolsine)譯成英文。

忒拉賽(Sterling H. Tracy) 卡樸維駒(Michael M. Karpovich)暨台維斯(Malcolm W. Davis)諸先生都曾摯誠地修飾全書的英文辭句，我尤其應該感謝卡樸維駒教授對於本書內容上的極有價值的指教。

耶魯大學出版部編輯台維斯先生個人曾盡力幫助和鼓勵我寫這部書。

臨了，我還應該感謝吾妻，因為她供給我許多關於俄國音樂史的材料。

佛那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一九二九年二月

於康涅狄格紐海文(New Haven, Connecticut)

作者再版原序

作者覺得無限的榮幸，對於本書的各種批判及讀者的迎合，應該竭誠容納的。

再版時已加入一章，敘述一九二九年所發生的事件，我曾將全書再看過一遍，並利用許多新的史實，而有幾處不經意的地方，我已把它取消，書末的參攷書目，也已增多不少。

我應感謝卡樸維駒教授，他答應我校閱第廿一章（本譯本第九章）的新材料，並也幫助我補充了許多參攷書目。台維斯先生把再版所增多的一部分譯成英文。

佛那特斯基一九三〇年五月於康涅狄格紐海文

目 錄

吳序	頁數
譯者序	一
羅氏原序	五
作者原序	九
作者再版原序	一三
第一章 大戰時的俄羅斯（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一五